

南海仲裁案以政治衝擊法治

黃國恩 執業律師 中國人民法學博士

2016年7月12日，海牙仲裁庭公佈南海仲裁案的裁決，這個中國一早已清楚依國際法說明不參予、不承認、不接受、不執行的裁決。一如所料，仲裁結果完全偏幫菲律賓。仲裁庭公佈的結果，竟稱中國在「9段線」範圍內所主張的歷史權利沒有法律依據，包括太平島在內的南沙群島所有海上地物，均是岩礁，不能擁有《公約》規定的專屬經濟區。此裁決等同單方面宣告中國不擁有南海主權，喪失專屬經濟區及其海洋權益。裁決非常荒謬、沒有法理依據，完全看不到國際法得到公平公正的彰顯，是對國際法粗暴的踐踏，是國際法黑暗的一天！

仲裁結果不公不正不義

海牙仲裁庭並非一個國際法庭，與聯合國毫無關係，完全沒有法定權力，如果仲裁雙方不同意，法律上其裁決沒有任何約束力。但由於名字相近，世人常把兩者混淆，聯合國此次也罕有地發出聲明，稱這次仲裁與聯合國絕無關係。這個仲裁庭絕對不是什麼法定機構，其性質類似一個商業運作的仲裁機構，案件仲裁是要付費的，不像聯合國國際法院，案件如果能夠立案，費用由

聯合國承擔，因此立案要求公正嚴謹；相反，海牙仲裁庭的費用由申請仲裁雙方負責，今次仲裁由菲律賓單方面申請，因此，所有費用全由菲律賓負責。

今次仲裁庭的組成也很有問題，充滿利益衝突，在接受菲律賓2013年1月單方面強行提出仲裁要求後，曾任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日本著名右翼人士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智囊柳井俊二隨即負責組成五人仲裁庭，當中除了一人由菲律賓指派外，其餘4人均由柳井指派。本來以柳井的身份，他應該避席，但他竟公然違反公義，

繼續負責任命仲裁員，由如此敵視中國的人負責任命仲裁法官，仲裁庭的公正性可想而知。

整件案件從立案開始就錯漏百出，仲裁庭根本就不應接受立案，因主權是不可仲裁的，接受立案已是越權濫權的表現；接着就是仲裁員的委任，委任者是日本仇中派法官，存在強烈的利益衝突，全部仲裁員皆是親美、親日、敵視中國之徒，果然最終裁決一面倒偏幫菲律賓！世界看到的是一個不公、不正、不義、不合理的非法裁決！簡直是鬧劇一樁，對於其裁決，中國當然可以置之不理。

仲裁庭劣拙的表現及裁決，使人更加懷疑整個仲裁是掛着法律外衣但是以商業運作的政治鬧劇，其公信力大家心裡有數，其裁決更令人難以信服。明白了仲裁庭的性質及案件的仲裁過程後，它的仲裁效力、執行簡直不值一提。

當然，世界上有人仍搞不清楚這個仲裁庭的性質，其裁決仍會魚目混珠為中國帶來一點麻煩，但國際法是講實力的，像以往很多國際仲裁裁決，牽涉的常任理事國（例如英、美、俄等國）都沒有服從或承認裁決，更莫說執行！中國不搞霸權主義，在這次南海仲裁案，只要

堅持立場，向世界說清楚事件的來龍去脈和中國不承認、不接受的原因，指出這次裁決不公，兼且越權及違反國際法，不執行仲裁不僅沒有違法，反而是守法的表現，到目前為止已有70多個國家支持中國的立場。



黃國恩

中國不執行仲裁是守法的表現

實際上西方所謂民主國家從來都不會尊重國際法，國際法只是他們操控國際政治的工具，對自己有利的便予以承認，否則就置之不理，美、日、英等國均有前科。今天的中國已不是一個多世紀前遭「八國聯軍」欺負的「東亞病夫」，絕對不會被輕易欺凌。南海仲裁案玩弄法治，嚴重衝擊國際法治。這是一起由美日在背後聯手操控，菲律賓充當「爛頭卒」的政治鬧劇。鬧劇過後，菲律賓應重回正軌，按《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重回談判桌，解決與中國在南海的紛爭。中國一直遵守國際法，強調以和平談判解決紛爭，樹立典範，世界各國應尊重及維護國際法治，大家和平共處。

優化大嶼山交通配套助長遠發展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

大嶼山發展潛力優厚，在配合港珠澳大橋及機場三跑等基建工程下，特區政府銳意擴展東涌市鎮，把大嶼山打造成珠三角經濟橋頭堡。但值得關注的是，任何鴻圖規劃一旦忽略了配套細節，除了成本效益大打折扣外，更隨時成為引爆民怨的炸彈。特區政府承諾要在平衡並加強發展和保育的前提下，使大嶼山成為一個宜居、宜商、宜樂和宜學的低碳社區。據現時建議，大嶼山完成發展後將有近30萬人口，加上三跑發展可望增加逾10萬個就業機會，提升區內可達性

及社區設施必不可少。

筆者等多名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近期提出了多項深化規劃建議，冀政府納入下階段諮詢。我們從利民及環保的角度，提出了紓緩未來交通壓力的構思，包括興建連接東涌站、機場、亞博館及香港口岸人工島的架空鐵路；建設連接東涌東、東涌市中心及逸東邨的單車系統；興建東涌往大澳沿海公路，以及連接翔東路至赤鱗角連接路，便利愉景灣及大嶼村一帶居民的出入。

針對社區需要，我們建議當局在東涌東填

海區預留土地，興建大專院校培訓航空、旅遊、保育、建設等專業人才；活化馬灣涌和落實市鎮公園興建；以及在裕東路覓地興建綜合大樓，提供熟食中心、市場、體育館等民康設施等。

大嶼山對香港的可持續發展起關鍵作用，當局必須兼聽不同持份者的訴求，切實優化方案，才能凝聚更大的支持力量，與社會各界共同勾畫出民心所歸的大嶼山發展藍圖。



陳勇

張曉明講話劃出防「港獨」參選立會的底線

黃熾華

7月20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周年籌委會上致辭。他指出香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的成功，並提醒香港人：如果允許以「港獨」為宗旨的組織登記註冊，允許公然宣揚「港獨」主張的人大行其道，允許他們把參與立法會選舉變成一個大肆鼓吹「港獨」言論、從事推動「港獨」活動的過程，甚至允許這樣的「港獨」分子堂而皇之地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這符合「一國兩制」嗎？符合法治原則嗎？這給香港社會什麼導向？要把香港引向什麼樣的發展方向？對香港是禍是福？這四「允許」四問號是今天香港的大是大非問題，是香港的原則底線，為香港選立法會議員敲響警鐘，為「港獨」劃了一條不可觸碰的底線。香港人必須警覺堅守不能讓「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底線，否則便禍害無窮。

首先，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立法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而不是美國或別的地區的立法機關。由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規定的香港政治體制中，立法會是其中第三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就確定了香港的立法會議員不能由分裂國家的「港獨」分子擔任。選「港獨」分子入立法會，就改變了屬於中國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性質，把立法會變成鼓吹「港獨」、分裂國家、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舞台。由分裂國家的叛逆分子討論立法和行使立法會職權是惡意分裂，是為不可！

「一國兩制」完整不容破壞

讓「港獨」分子入立法會歪曲了「一國兩制」的準確含義。「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一國」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國家不可分割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不是分權也不是完全自治。「兩制」是指在「一國」之內，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因此，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不可以通過選舉讓「港獨」分子在「兩制」歪曲和破壞「一國兩制」，損害國家的統一和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不允「港獨」分子入立法會是堅決維護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權威。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香港特區的行政、立法、司法都必須與基本法相符；在香港特區的個人、組織、團體都必須以基本法為活動準則。基本法的條文之間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繫的。必須把基本法的每個條文放在整體規定中來理解，放在香港特區制度體系中來把握。「港獨」分子以「言論自由」來鼓吹「港獨」成立組織，正是扭曲基本法的「一國兩制」準確含義，不予登記、限制參選，乃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憲制權威。

拒絕「港獨」分子參選是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由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是鄧小平提出的，故對國家效忠是從政者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倫理。立法會議員也是治港者，肩負全面理解和貫徹執行基本法的職責，有責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港獨」分子抗拒「一國」，反對基本法，破壞香港安定，豈可讓他們進入立法會？

張曉明的講話，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和「港獨」劃了底線，是立法會選前的晨鐘暮鼓，敲得及時、問得警醒。不容「港獨」分子參選立法會，是港人當前必須凝聚共識。

美國擾亂南海 圖爭奪全球資本

李勇 中興區金高級研究員

7月8日，中國外匯管理局發佈的一個數據顯示，上個月中國外匯儲備意外上漲130億美元，達到3.21萬億美元，創逾一年來最大漲幅。面對這些突如其來的資金流入，我們不禁要問，錢從何來？細數全球幾大經濟體，美國、歐盟、日本、中國，答案是歐盟。其實，當下，不僅是歐盟成為資本流出的「唐僧肉」，全世界都在放水，全球資本進入了一個氾濫期。而熱錢洶湧，流到哪裡，哪裡就會迎來一波繁榮。

視中國為爭奪世界老大交椅的競爭對手的美國，看到歐洲外逃資金流向中國，而且下一步全球放水的資本也可能跑到中國，為了在同中國展開全球資本的爭奪戰中獲勝，美國所需要的是中國周邊地區的衝突，不希望中國周邊安寧。

美喬裝數據吸引資本

於是，7月上旬，美國航母編隊跑到南海來擺開陣勢；7月12日，南海仲裁案的荒謬結果出爐，美國意欲在中國和東盟國家之間，狠狠地打入一把楔子，意圖破壞中國的國際形象；7月13日，美國薩德系統在韓國部署的地點公佈。所有的這一切，就是要給國際投資人製造這樣一種感覺：中國周邊的形勢都惡化到這種地步，誰還敢把錢放在中國這個火藥桶，趕緊離開，去投資美國市場

吧。為了引誘國際資本的到來，在這個緊要關頭，美聯儲推出了喬裝打扮的非農數據。5月份，還是非常難看的非農數據，經歷了過山車，到6月份一下子變得靚麗起來。美聯儲在「恰當」的關頭玩數據，讓那些所謂權威國際評級機構開始發出聲音：全世界都有債務風險了，唯獨美國一枝獨秀，國際投資者不宜拋掉美股。其實，這齣戲不過是演給那些猶豫不決的資本看的。實際上，美國經濟根本支撐不了如此高的股指，然而，一旦美國股指崩潰，美國經濟這座大樓也就倒塌了。

中國關鍵在自身調控

作為一個金融帝國的美國，有一樣東西對它來說最為重要，那就是維繫整個美利堅帝國運行的血液——資本。所以，針對南海，美國的主要目的並非是衝着中國的領土而來，而是為了在同中國展開全球資本的爭奪戰中獲勝。

戰爭只是一種最高層次

的政治鬥爭，戰爭的最終目的，不是為戰而戰，而是為了實現戰略目標。對此，中國要做的，一方面是展示軍力，震懾對手；另一方面，抓緊把國內的事情做好。

正如經濟專家所說，當下，我們要建設精準調控的現代市場經濟，要讓法制理念和體制生根發芽，建立一群有理想的、受約束、被激勵的執政精英。如果在這三個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中美當今競爭的格局將會徹底改變。



■美國在南海挑起事端，改變不了中國擁有南海主權的事實。圖為中國空軍航空兵赴南海常态化戰鬥巡邏。

土耳其政變再暴華盛頓不光彩角色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華盛頓唯恐天下不亂，只要局部或者全球大亂，美國就可以利用其地理、軍事、科技、情報等優勢渾水摸魚，獲取漁翁之利。土耳其去年擊落俄羅斯戰機，美國第一個跳出來聲明，「土耳其有權保衛自己的領空」，惹怒安卡拉和莫斯科對着幹。因為只要土俄能夠持續開火，就可出賣軍火給土耳其獲利，能夠借北約的名義動員歐洲國家和俄羅斯大幹；美國卻借自己的地理優勢絲毫會受損。土耳其近期向俄羅斯示好，又是道歉、又是賠償，觸怒了白宮，於是導演了一場流血軍事政變。

美空軍基地電源被切斷

儘管華盛頓在第一時間表示對軍事政變毫不知情，但鐵的事實卻驅使土耳其迅速關閉美國在該國的空軍基地。美國中情局是無孔不入的間諜機構，其魔掌伸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它不僅監控、竊聽歐洲國家領導人的電話，對所有國家都是見縫插針竊取情報。中情局與土耳其軍事人員接觸頻繁，說對軍事政變毫不知情，完全是自欺欺人。中情局和世界上所有政府的反對派都有親密關係，對土耳其是這樣，對埃及、委內瑞拉、古巴等亦都是這樣。土耳其「軍變」再次暴露華盛頓扮演的「角色」不光彩。

土耳其橫跨歐亞，瀕臨非洲，是具有全球意義的戰略要地，在歐洲、中東等國際局勢激變中，各種力量都在爭奪對該國的控制權，促使各方矛盾在這裡匯合。目前，國際反恐以敘利亞和伊拉克兩國為主戰場，使土耳其成為戰略要衝。美國一直想完全控制土耳其，希望安卡拉能夠對華盛頓的主意見聽計從，以便在採取相關軍事行動中佔有利地位。但遺憾的是，埃爾多安並不吃白宮這一套，五角大樓希望該國高價購買「愛國者」導彈，土耳其就來個國際招標，讓中國的「紅旗」導彈大顯身手。

中情局認定土國不可靠

雖然北京和土耳其的「紅旗」導彈生意在華盛頓的高壓態勢下沒有成功，但卻向國際社會傳遞了不一樣的資訊：一是美國貨最貴，中國貨價廉物美；二是美國想通過「愛國者」控制土耳其，而土耳其則極力擺脫美國的控制。華盛頓對導彈事件一直耿耿於懷，並據此推測，土耳其是不可靠的盟友，應該在適當時候對其採取「手術」，於是衍生了軍事政變。土耳其勞社保障部長直指，是美國導演了這場政變。為防範美國的進一步行動，土方果斷切斷了美國空軍基地電源，迫使美軍戰機無法起降。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政變平息後的第一時間敦促奧巴馬，「如果視我們是戰略夥伴，請滿足我們的請求，將策劃政變的居倫引渡回土耳其」。土耳其總理更指，任何國家支持居倫都會被視作「與土耳其開戰」，表達了對美國的強烈不滿。居倫是埃爾多安的死敵，逃到美國後，被美國安排居住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土耳其因為美國收留居倫曾經與白宮交涉了好幾次。由於中情局認定「美國與土耳其存在隔閡，兩國在價值觀上背道而馳」，為了維護美國在中東的利益，華盛頓選擇了居倫。

美國媒體認為，情報機構龐大的美國，說對土耳其軍事政變不知情，難讓各界信服。儘管美國國務卿克里罕有地連續3天表態說明，甚至稱對土耳其發生的未遂軍事政變感到驚訝，但卻強調，土耳其想要引渡居住在美國的居倫，必須提供確鑿的犯罪證據。

專家認為，無論土耳其如何提供「證據」，由於美國已經認為埃爾多安是不可靠的盟友，肯定不會引渡居倫回土耳其，更何況其是美國中情局可以用來控制土耳其來之不易的重要棋子。土耳其「軍變」對奧巴馬來說，既是面臨的難題，也是一個嚴峻挑戰。

選管會把好關堅決「排獨」

美恩

對於今屆立法會新增一份確認書，要求參選人承諾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蘋果日報》有評論員指是「僭建」，以及多此一舉，他建議「中國政府不應設下關卡阻其參選，應該歡迎他們多行議會路線，所謂獨立力量將會消弭於無形。反之，如果『獨派』候選人最後因確認書無法晉身議會，大批年輕人放棄議會抗爭，真的打算向武裝方向走時，香港就真的難言和平，最終各方都輸。」

香港回歸之後，立法會引入更多民主，有「長毛」之稱的梁國雄進入議會，將街頭的激進行為帶入議會，動輒對官員或同僚破口大罵，甚至乎擲物、掃枱威脅官員的人身安全。梁國雄進入議會之後，不僅沒有令「激進力量」消弭於無形，反而是變本加厲，「沒有最激，只有更激」。更甚的是，「長毛」的加入令更多激進的人士更加「心紅」，於是陳偉業、黃毓民等跟隨着「長毛」的激進路線，令議會文化進一步被拖低。

相對於「激進力量」，所謂的「港獨勢力」更加不能接受。「港獨」超越《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底線。《基本法》開宗明義指出，「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所有權力來自中央，本來已說得明明白白，宣揚「港獨」者卻擺明想「另起爐灶」，以所謂「本土」為名，肆意宣揚與《基本法》有抵觸的「港獨」思潮，他們若不想修改《基本法》，便是置《基本法》於不顧。

確認書的目的就是要「排獨」，所有支持「港獨」的人士沒資格擔當議員，這是重大的原則問題。將分離主義者「拒諸門外」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有相若的做法。英國便要求下議院議員必須效忠英國君主，否則就算當選了，都不能履任。這種做法導致愛爾蘭共和軍的政治組織新芬黨（Sinn Féin）縱使有議員當選英國下議院議員，至今無法在倫敦西敏寺履行議員職責。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特別行政區，「港獨」分子鼓吹國家分裂，絕不能接受。我們絕不容「港獨」分子混進議會，選管會應為議會好好把關，堅決「排獨」。